国际油价破百，中国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上调压力大增

国内油价还能扛多久，谁都不敢说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当此关口，中国将何去何从？

昨天，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油价破百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实际影响。就中国市场而言，目前政府仍能充分掌控国内成品油市场，但长期来看，创纪录的国际油价令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上调的压力再度大增，同时对石油储备、交易机制改革等也将带来积极促动。

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上调压力大增

国际油价破百后给国内市场带来的连锁效应不容小觑，首当其冲就是由国家高度掌控的成品油零售基准价。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油价连续飙升的情况下，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却长期按兵不动，直到去年11月1日才首次上调，这成为国内大面积“油荒”出现的首要动因。

对此，专家表示，当前国内外油价价差仍在不断扩大。如果转换成原油价格，目前国内成品油价仅相当于国际油价在每桶72-75美元的水平。一旦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的上调压力无疑会随之大增。

油价是否调整，看的不光是“国际”

“成品油的定价权在国家发改委，地方没有权限。”江苏省物价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每次成品油价格的上调，都是在接到国家发改委发出的通知后，根据作价办法在国家定价的基础上，再具体制定江苏的实际售价。目前江苏实行南京、苏南、苏北三个价区，各个价区的价格略有差异。

有关人士坦言，尽管目前国内油价正逐渐与国际油价接轨，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兼顾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包括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相关主要产业、行业的影响，特别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等。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油价的调整往往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滞后期。不过，按照现在的定价原则，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最终还是会在国内油价上反映出来。

CPI居高不下，油价调整更谨慎

“在CPI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油价不会说调就调。”物价专家认为，如果单纯按照“接轨”的机制，去年的油价绝不会只有两次调整。而起到“制衡”作用的，正是居高不下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尽管国际原油价格一涨再涨、两大石油巨头的涨价申请一打再打，但碍于对CPI的显著影响，油价的调整还是难免投鼠忌器。尽管到了去年11月份还是在保供前提下有所调整，但从国家发改委一起发出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不难看出，此轮调整有多么谨慎。“在通知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谨防油价等的结构性涨价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控制连锁反应，各地必须全力稳定价格。”

从2008年的物价走势来看，CPI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通胀的威胁和压力依然存在，这也将使得油价的调整更加慎重。

目前首要任务是防止全面通胀

华尔街策略公司高级分析师康尼·特纳认为，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公众而言，国际油价上涨将是推动全球物资价格全面上涨的“导火索”，未来需要提防的是由油价上涨导致的连锁效应。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必将增大全球通胀预期。而目前中国通胀压力已经很大，如何避免CPI成为脱缰野马，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将成为2008年的首要任务。

“当然，政府眼下的首要任务还在于防止全面通胀，但资源价改也是呼之欲出。对此，政府会充分权衡利弊。”国都证券石化分析师贺炜说。

快报记者 郑春平

[这么高的油价，开车的咋办]

有车的不敢开 想买的不敢买

国际油价上涨对私家车的影响毋庸置疑。如今，南京不少车友已经感受到了油价带来的变化。

买了车的不敢开

记者老刘，是这个冬天里比较郁闷的人。

四年前买的车，如今成了鸡肋，成了自己收藏的最大的一具模型。因为油价不停地高涨，他的漂亮的PASSAT，已经在报社的车库里停了很长一阵子。

老刘很感慨四年前的低油价生活。

2003年5月23日，国家发改委决定把国内成品油售价每吨降低150元。第二天，老刘欢欢喜喜地把PASSAT迎回家。他说：“就像娶了个新娘子，小心翼翼地开进家门口的加油站。听加油的小弟说：油降了1毛钱/升，感觉真舒服。”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老刘的车一直用得很滋润。两块七、两块八、两块九，油价倒是一直在涨，但老刘感觉问题都不大，“开100公里十一二升油，一个月六七百块油钱，我就当少出门喝两顿酒。”

2004年国庆节后，老刘的“新娘子”有点养不起了：93号汽油的价格在当年10月19日提高到3.75元/升，老刘一个月跑2500公里，那个月的油费第一次突破1000元大关。

2005年开始，老刘就严格限制自己的用车。还买了辆自行车，风和日丽的时光里，踏起自行车去公干。

到了去年，老刘这车就开始夜不归家了。老刘自己下了班坐公交车回家，PASSAT就停在报社的车库里。车库的管理员来问办公室：“那边有辆PASSAT，是不是没人要了？”

老刘算了笔账：“一个月打车顶多花400多块钱，比开私家车便宜。”老刘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主题是：“油价高企，四个轮子不如两个轮子，两个轮子不如不用轮子。”

没买的不敢轻易买

蔡先生想买辆车用于每天上下班。如果买一辆小排量汽车，按照一天20公里计算，每天燃油花费在1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少说也要300元。当然这是按照目前的价格计算，难保油价哪天又涨了。夫妻俩想来想去，买车一事也搁浅了。

记者了解到，像蔡先生一样犹豫着要不要买车的人还不少。此外，也有消费者把目光投向了低排量的小车。

高先生算了一笔账，一辆排量1.0升的汽车与1.6升的汽车相比，假定每月跑2000公里，1.0升比1.6升节油60升左右，一年下来可以节油700多升。家用汽车一般使用93号汽油，按目前南京93号油价每升5.07元的价格，一年就可以节省3500元左右。

快报记者 张波 石成

[这么高的油价，CPI跟着走高]

从猪肉、食用油的涨价中，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一个挺“专业”的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过去一年中，物价怎么个涨法，只要看看这个“CPI”划过的曲线就行。

如果说CPI是头“猛牛”，那么油价就是最重要的一根“牵牛绳”。油价牢牢地搀住了“牛头”，CPI走高走低与它息息相关。对老百姓而言，不管你是否察觉，是否乐意，都得面对油价、物价“双高”时代的到来。

百姓生活都跟“油”沾边，CPI压力更大了

[直接影响]

CPI必然跟着油价涨

“油价涨了，CPI必然跟着涨。”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专家告诉记者。记者在CPI统计表格中看到，成品油的价格被归入“交通”这一大类指数中，“我们现行统计的是93号汽油、0号柴油等，这些都比较有代表性。”

所以，作为CPI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原油价格不断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而国内成品油价格稍微“动一动”，CPI就会跟着“弹一弹”。例如在最近一次即2007年11月1日的成品油涨价中，国家发改委匡算这次调整直接影响月度CPI上升0.05个百分点。“江苏这个比重要大一些。”因为江苏是经济发达地区，成品油消耗量也比较大，这次调整对江苏CPI的影响约为0.063个百分点。

[间接影响]

主副食品涨价，油价是催化剂

“间接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这样说毫不夸张。”南京市价格监测中心的陈主任这样评价油价的影响力。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陈主任给记者列出了如下一条“反应链”：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接轨—成品油涨价—运输成本上升—主副食品价格上涨—CPI被拉高—老百姓支出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主副食品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陈主任以南京为例分析说，目前该市的主副食品市场流通性很强，几个主要品种都靠外来调拨，其中，食用油依赖外来调拨的比例几乎是100%，蔬菜约为80%，粮食约为70%。而外来主副食品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汽、柴油价格一涨，运输、物流成本立马上升，“运费高了怎么消化？当然是摊到主副食品当中去，最后不还是老百姓买单嘛！”

其次，油价对主副食品价格的影响还体现在上游环节，这条“反应链”可以描述为：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接轨—成品油涨价—生物柴油和替代能源应运而生—农作物和饲料供不应求—养殖成本上升—主副食品价格上涨—CPI被拉高—老百姓支出增加

油价高企，各种生物柴油、替代能源开始走热。而生物柴油制剂加工通常要以农作物为源头，这使得各种农作物、饲料的供应偏紧，尽管国家对此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但并未完全改变现状。农作物、饲料的供不应求，带来猪、家禽、鱼类等养殖业成本的上升，同样会对主副食品价格产生间接的影响。

陈主任认为，这一轮CPI上涨，主副食品价格是主导因素，而油价则是背后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

商品和服务，各类都跟“油”沾边

此外，在构成CPI的八大类指数中，受其影响的还远不止主副食品、交通及通信类。另外几项如烟酒及用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居住类均有不同程度上涨，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别看它们表面上好像跟‘油’不沾边，其实同样脱不开关系。”在此，可用另一条“反应链”来表示：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接轨—成品油涨价—生产（服务）成本上升—商品（服务）价格上涨—CPI被拉高—老百姓支出增加

陈主任解释说：“哪一类都少不了生产成本、服务成本，而这些成本无一不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油和运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要生产就得用电，只要用电就少不了要用油……”就此而言，一个“油”字，其核心地位的确无法替代。

[现状]

油价和CPI“双高”

当前，油价和CPI的“双高”局面已基本确定。对老百姓而言，不管你是否乐意，都得面对双高时代的到来。

南京市价格监测中心的陈主任说，油价对CPI的影响越来越直接，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也就越来越频繁。

他举例说，南京的民用液化气价格最有代表性。“这几天南京的液化气气源价格降到5100多元一吨。按照气价联动机制，1月的液化气零售价势必要降。然而，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大关，液化气气源价格可能又要涨了……过去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调整一次，现在每个月调整一次有时还嫌慢，这就是高油价下的生活。”

快报记者 郑春平